

DOI: 10.13317/j.cnki.jdsksxb.2015.057

赛珍珠中国抗战叙事研究:对象与思路

姚 君 伟

赛珍珠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多种方式关注和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看过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根据她的中国抗战题材名作《龙子》(*Dragon Seed*,亦译《龙种》)改编的电影的观众,对赛珍珠这一层面的积极努力,印象想必十分深刻。不过,在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重提,相信更有意义。1938年12月,她在诺奖受奖演说中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的国家和中国这个养育我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有相同的见解,首先是在共同热爱自由这方面相同。……现在全体中国人民正在从事最伟大的斗争——争取自由的斗争。当我看到中国空前地团结起来反对威胁其自由的敌人时,我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就凭着这种争取自由的决心,我知道中国是不可战胜的”。在这样一个国际平台,如此旗帜鲜明地说出这样的话语,该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又是何等有力的支持!

客观地说,赛珍珠对待日本文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是不同的。早在1924年发表的《中国之美》里,她就记录下了她对日本文化所做的观察;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精美的文化,但她也发现,“日本帝国早就处心积虑地吞并中国领土,掠夺资源,为将来称霸做准备”,因此,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之后,赛珍珠愤然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在中国犯下的法西斯暴行,赞扬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和不屈精神。在小说创作方面,她1939年出版了《爱国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翌年,即推出了她在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叙事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向西方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英文小说,即《龙子》。《龙子》甫一问世,即反响热烈,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引发了全世界对日本暴行的强烈谴责。小说初版印数即达29万册,后又一版再版。赛珍珠的同类作品,包括《滇缅公路的故事》等,是小说,却是

基于事实,它们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完全值得我们文学界和史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研究赛珍珠的中国抗战叙事作品,首先,有必要将它们置于其整个中国题材序列展开,因为它们虽然在格局和视角等方面多有发展或变化,其所包含的题旨和精神在整体上却基本上一以贯之。我曾经指出,通过中国几代学者的研究,尤其是到了新世纪,我们对赛珍珠的跨文化写作及其所包含的精神内涵已经做了许多个案研讨,对她的作品特别是前期的中国题材写作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我们有条件从整体上研究作为小说家、作家型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赛珍珠。

整体地看,赛珍珠在她的文学作品中详尽地描写了中国和中国人,同时把中国文化展示给西方,她坚持不懈地努力促进不同文化和种族间的相互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相对于小说创作,赛珍珠在非小说和人道主义事业方面的贡献也许更大。可以说,赛珍珠向来提倡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和友爱。她的中国抗战题材书写本身可视为她作品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单元,有其集中的观照,同时又属于她的整个写作的一部分;就她的这个单元特别是《龙子》而言,我觉得,赛珍珠之所以愤怒揭露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法西斯暴行,原因就在于日本践踏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危及中国人民的生存,其所作所为不是对人类和平的维护,而是反人类的野蛮行径;她创作以中国抗战为题材的作品,其内心所怀有的依然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平相处、互动共生的跨文化理想。

其次,可将赛珍珠的中国抗战叙事放入她所理解并呈现的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进行研究。细读这些作品,我们发现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着诸如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在五千年不间断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比较稳定的价值观。赛珍珠在她的中国抗战叙事中,通过小说人物的言行,向世人呈现出中华民

族所具有并捍卫的价值观念。在《爱国者》这部小说里,赛珍珠描写了吴益旺在军阀混战时期以及抗战中的战斗生涯和爱情生活。吴益旺的父亲是上海银行家,但在优裕环境中长大的他却加入了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组成的青年革命团体。蒋介石到达上海后,血腥镇压异己分子,吴益旺流亡日本,并在那里娶妻生子,但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抛下妻儿,回国抗战。吴益旺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在祖国受难的时刻,感到了肩上的一份责任,认为自己有义务回国投身抗战。

《龙子》中所写的林郊一家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生活在南京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他再没什么希求的了,他一切都有了。他既不算富裕,也不算贫穷”。在家里,“他们就那样坐着,吃着,充满了宁静平和的气氛”,但是,随着日本的入侵,这样的生活格局被打破,生存受到威胁。林郊恨战争,“恨这世上所有发动战争的人”;他和他的村民都是些农民,他们“爱和平,懂事理”,但为了抵抗越来越残暴的日军,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最后也必须组织起来,以村民们的集体力量和智慧,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奋起抵抗。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反对战争,但在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关头,个人一定会加入抗战行列,为国分忧,共御外侮,以报国仇家恨,“国家说到底就是老百姓,我们就是老百姓”。赛珍珠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书写里,以文学的方式,阐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我们今天不妨循着这个思路,来分析和把握赛珍珠中国抗日战争书写的背后意在弘扬的元素。

再次,有必要将赛珍珠的中国抗战叙事作为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的一部分来评价。迄今为止,西方的二战历史研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包括它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评价尚有欠公允。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教授、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专家拉纳·米特(Rana Mitter)近期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在西方的二战语境中,中国抗日战场的重要性至今仍然被忽视。尽管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环境和便利程度都有所改善,但客观认识中国抗战的作用毕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就目前情况而言,至少在西方,对于二战中的中国战场的研究和认识是比较有限的,而本来完全应当在全

世界反法西斯格局中来重新评价中国抗战。

我们注意到,随着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15年8月在中国山东的召开,国际史学界开始“点赞”中国抗日战争为二战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就文学叙事而言,相比前苏联的抗战系列作品和西方大量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我们在中国的抗战文学作品里所看到的更多的还是愤怒、控诉、宣传,战争中人性的复杂和变化未有多少昭示,缺乏抗战时期老百姓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没有出现过伟大的作品,因而并未能占领文学高地,迈入世界经典的行列,正如评论家雷达所分析的,“与世界文学相比,我们似乎还没有出现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反法西斯文学的大作品,也还没有出现公认的伟大的战争小说,过去对我们的抗战文学,一度过于从政治性、党派分野出发,本身有一定的片面性,还有一个就是缺少深刻伟大的人文关怀”。这实在是中国作家的一大遗憾。

从抗战叙事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在中国读者和观众的记忆中,抗战题材小说与电影最早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另一方面,赛珍珠早在30年代就开始发表她关于中国抗战的演讲和小说创作了,《龙子》1942年出版,1944年由米高梅拍成电影(中央电视台近期播出的《东方主战场》提到这部影片,并强调该片采用了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龙子》让世人了解到日本侵华的真相和中国普通民众的抗日斗争与不屈精神,同时也将笔触深入到林郊一家所在村子的农民在抗战期间的日常生活情形,写到了诸如父母与儿辈、孙辈之间的关系,也写到非常时期不同的人对抗争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及其背后的利益,甚至妯娌之间的嫉妒、族人之间的冲突,还有战争期间家人之间的关爱等;当然,赛珍珠以“龙子”为书名,无疑寄托了她对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期盼和中国必胜的信念。中国人生生不息,充满希望,而且,“德不孤,必有邻”,中国人也并非在孤军作战,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追求正义的人们都在反抗法西斯,无论是德意法西斯,还是日本法西斯。

遗憾的是,赛珍珠的这些中国抗战叙事,既未进入美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也未受到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早些年刘白羽担任总主编、重庆出版社推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含《美国卷》(I, II),收入海明威、欧文·肖、诺

曼·梅勒等多位作家的作品,但未收赛珍珠的题材作品;该书系还包括《中国卷》12卷,也不见她的作品的身影;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经典丛书”,收有《辛德勒名单》《广岛之恋》《铁皮鼓》《丧钟为谁而鸣》《桂河大桥》等多部作品,赛珍珠的中国抗战题材名作也不在其列。

记得《太平广记》里有个“鸛鹑救火”的故事:“昔有鸛鹑飞集他山,乃山中大火,鸛鹑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

为灭火。”赛珍珠作为一位特殊的美国作家,“尝侨居”中国近四十年,将中国视为她的第二祖国;当这个祖国遭受侵略,她尽管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又怎能不以笔代枪,和中国同胞一起抗敌?终于,她写出了包括《龙子》在内的一系列中国抗战题材作品,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考虑到目前我们对这些珍贵作品重视和研究不够,我在此呼吁应将它们提升到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层面,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讨。

(责任编辑 潘亚莉)

Pearl S. Buck and Study of Anti-Japanese War

Lu Jiande¹, Guo Yingjian², Yao Junwei³

(1.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arl S. Buck stay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she supported the Chinese in a number of ways.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Zhenjiang Pearl S. Buck Association hosted a symposium on “Pearl S. Buck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invited scholars from China and abroad to approach Mrs. Buck’s personal life and work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s opposition to Japanese invasion so as to commemorate this friend of Chinese people. Professor Lu Jiand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rgued that traditionally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rongly resented others’ remarking of them and took social recognition, viz. “their treatment”, as a proof of their own values; they lacked the “serving the society” consciousness in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So we should stay cool to read Mrs. Buck’s comments 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see the justification in these comments and think over the need of time and the necessity of China’s reality in her calling for intellectuals to mingle themselves with the ordinary people. Professor Guo Yingjian fro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rl S. Buck and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trying to reveal Mrs. Buck’s new meaning and value to China. On the premise of stressing her writing in the then context, he recounted briefly Mrs. Buck’s contribution to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from three aspects: speaking out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organizing donations for Chinese, and writing about Chinese people’s bravery in opposing Japanese. Professor Yao Junwei fro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rgued that in the 1930s and 40s, Pearl S. Buck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and supported it in various ways, including her literary production. He thought that it is advisable for us today to incorporate them in her works of the Chinese subject matter, to put th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o reappraise them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anti-fascist writings of the whole world so as to do them more justice.

Key words: Pearl S. Buck; the Anti-Japanese War; intellectuals; spokesperson; envoy of civilization; literary warrior; topic; approach